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

李佩甫评传

孔会侠 著



李佩甫

全面解读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佩甫

揭示李佩甫成长与写作的秘密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佩甫评传/孔会侠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8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

ISBN 978-7-5559-0694-0

I.①李… II.①孔… III.①李佩甫-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3395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27 000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序

雷 达

说起来,我与河南作家是颇有渊源的,对他们的创作也很熟悉。尤其是刘震云、阎连科、李佩甫他们这茬作家,我亲见了他们是怎样从起步之初写到今天的。他们几十年来的创作,折射出了新时期文学某些方面的发展特征。我与李佩甫是老相识了,他踏实勤恳,是当代乡土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有鲜明独特的中原地域性特征,令人印象深刻。关于他的创作,我写过几篇文章。记得我第一次评的,是他做编剧的电视连续剧《颍河故事》,那个电视剧反映了改革开放中乡村生活喧腾起来的变化,在当时广受欢迎,非常火。那时我就感觉,他已经是小说界的佼佼者,乡土派作家中的一颗新星。果不其然,五年后,他就写出了代表性长篇小说——《羊的门》,引起了广泛热烈的反响。后来,他又连续写出几部长篇——《城的灯》《等等灵魂》《生命册》《平原客》等。其中,《生命册》还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

会侠是我的博士生,她淳朴、真诚、好学。我记得,她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李佩甫,致力于在乡土文学的发展中把握他创作的整体特征。读博士后,她延续了乡土文学的学术兴趣,有意拓宽视野、深化认识,注意在动

态的文学发展格局中审视作家们的创作。毕业几年后,她又回头继续研究李佩甫,开始写这本《李佩甫评传》。

会侠和我谈过几次这个选题,我很赞成。她的初衷挺简单,作为一个同样在颍河岸边长大的来自豫中平原的人,她对李佩甫文学世界里的一切都很熟悉,许多人物和事情如同亲历,因此,她想借对李佩甫文学世界的认识,来透视自己身处的环境和人群,透视那块土地的形态和命运,透视她自己。另外,作为一个以评论为业的人,她想深入涉进作家的人生,步步追踪,与作家不断丰富和变化的思想对话,“贴”着作家去勾勒作品的动态演变过程,并省察之所以如此的缘由,从中发现影响写作发生的诸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李佩甫是个在自己领地勤耕深种的作家,他的领地是一马平川的豫中平原,这是他观测中国、认识中国的据点,他借此观察并剖析着整个国家在时代中的生活动荡和精神变迁。几十年来,他专注地深度介入社会肌体内部,将人放在变化进程中来考察,以草与土壤来喻比人与环境的生成关系,侧重于辨析地揭示人是如何在环境场内蕴的历史、文化、时代风气、人群关系等因素的作用下,成为如此形态的。于是,对人被塑造成这样那样的命运,他给予了理解、同情和悲悯;对承载人类的大地,对大地的现在和未来,他流露出敬重、迷惘与哀伤。

这样一个作家的写作历程,值得细细探究。关于李佩甫的研究文章,量很大,探讨的指向集中于明晰的几个方面。好像,在大家的论述中,李佩甫是个特征明显、易于被归纳理清的作家。会侠认为,其实不然,在这些显性特征之外,李佩甫还有个丰富、变化着的主体世界。因此,她不要让文字成为别人观点的印证和回声,她要在这些认识之外,有不一样的发现,洞见

并考证出在作家生命深层发生过和发生着的东西,这些东西一直存在,但尚属新异,未被发掘探讨,是作家作品特征形成的“源”因,她想通过追溯出的“因”,来分辨文本形态这个“果”。

这,会是一段相对困难的历程。

如李佩甫将人置放在动态的人生过程中来呈现一样,会侠在书中将李佩甫也置放在人生过程中来观察、分析,细致描绘出了一个作家的成长史,从出生到下乡,从回城到进工厂,从初学乍练的写作到日趋成熟……她提炼出李佩甫文字生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并对应着他的具体创作,绘制出了写作过程中起承转合的发展图谱。写作就是发声,是作者思想、情感、性格等的投影。李佩甫的文字是他这样一个人的投影,是他关于中原人乃至中国人生存形态缘何如此的阐述,而会侠,绕到了李佩甫的“声”与“影”的背后,看到了那嗓音的酝酿和腔调的形成,看到了那投影仪的位置和光谱的照射,从而看到了那写作得之失之、挣不开的“决定力”。

会侠在这部书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李佩甫的人物形象,有理有据地阐述了李佩甫文本形态的“缘何如此”,这使她摆脱了些原来写论文时的思维与语言,将理性与感性融和,贴合着对作家和作品的理解与把握,写得平易松弛,渐趋舒展从容,类似随笔。

当然,这部书也是会侠这个人的投影,显示了她在当前阶段对文学和生活的理解与情感。她借对李佩甫的表达,表达着“自己”。

会侠为这部书,付出了挺多的时间和心血,她完成了她最初那简单的构想——认清李佩甫文字世界的来龙去脉,并借他的文字,认清她同样栖身的这块土地。但还是不足之处,比如对李佩甫局限性形成的成因,挖掘不够,如果思考再多些、分析再多些,会连带出对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问

题的探讨。现在,虽然代际是不太被认可的说法,但 50 后这拨作家身上,确实因类似的生活、阅读等,形成了相对多的共性因素,他们写作到今天,有些问题是共同存在的,深隐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的。

每个人的写作都是有限定的,会侠也是这样。每一次的进步,都是在限定中突破,因突破而成长了一层。希望会侠在以后继续突破,继续成长。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童年的“小脏孩”	2
第一节 大杂院出生的“娇宝蛋”	2
第二节 路灯下的少年	12
第三节 去姥姥家	20
第四节 小书虫的故事	28
第二章 “带豁口的月亮”	37
第一节 知青队长	37
第二节 “我是有亏欠的”	46
第三节 那天早晨的喜悦	55
第三章 一棵树的开长	64
第一节 为了“正在成长的一代”	64

第二节 “自我”初现	74
第三节 让村庄成为主角	83
第四章 生命里的“黄土小儿”	94
第一节 “醒了之后的开始作”	94
第二节 不得不见的另一面图像	103
第三节 “三十二年后”的“外子”叙述	112
第五章 “一个是惊叹,一个是失望”	126
第一节 从往世到今生的“活”	126
第二节 被“摄去魂魄”的村庄	136
第三节 小说的记忆术与认识法	146
第六章 让语言成为“精神的外壳”	157
第一节 个人的思想“界”	157
第二节 “我的眼睛很疼”,“我想吐”	169
第三节 “黑蚂蚁”们的成长课	178
第七章 “想写得更极致一些”	191
第一节 “我对生我养我的家乡的感情很复杂”	191
第二节 为了心中的“绝对需要”	206
第三节 认识的照亮与遮蔽	222
第八章 沓了这么久	239
第一节 宽广起来,再踏“返青”路	239
第二节 就这样,做次“过客”?	255

第三节 比才华更重要的,是情感和态度	260
附录一 李佩甫访谈	269
“我是运气比较好”	269
“当年历史上这是一块最好的地方”	277
“心理健康是最重要的健康”	282
“每一次都应该是重新开始”	287
附录二 李佩甫生年年表	291
后 记	297

楔子

2015年8月16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公布，李佩甫的《生命册》与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一起，获得奖项。

9月29日，李佩甫去中国现代文学馆领奖。给他的授奖词是：

《生命册》的主题是时代与人。在从传统乡土到现代都市的巨大跨越中，李佩甫深切关注着那些“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们。……《生命册》正如李佩甫所深爱的大平原，宽阔深厚的土地上，诚恳地留下了时代的足迹。

领奖的时候，佩甫发表了名为《做人与做文》的感言。他说：“我出身工人家庭，父亲是个鞋匠……感谢我的平原，感谢平原的风，感谢平原的树，感谢平原的父老乡亲。”

在写作近40年之后、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李佩甫回顾了他人生的来路——他从平坦的平原大地上走来，大平原哺育了他；他从一个普通的鞋匠家庭里来，出生时的社会阶层属性决定了他的立场、思想和感情。

第一章 童年的“小脏孩”

第一节 大杂院出生的“娇宝蛋”

1953年11月5日(农历九月二十九),在许昌市古槐街的一个穷人聚居的大杂院中,一个孩子出生了。跟许许多多穷人家的孩子一样,他出生在一堆微熏着焦糊香的草木灰上。

关于草木灰,词条上的解释是:草木灰是柴草燃烧后残留的灰烬物质,属碱性,主要成分是碳酸钾(K_2CO_3)。可用做肥料。在化学肥料普遍使用前,农家的草木灰是指由山草、禾秆和树枝等燃烧后的灰烬。

就在一片摊开的草木灰上,这个大杂院的李姓夫妇迎来了他们这个不是长子的长子。在这个孩子之前,母亲生了四个孩子,大姐比他大十几岁,现在生活在许昌。另外还有三个男孩儿,但不幸都夭折了。那时,穷人家生孩子的时候,通常把家用剪刀在火上烧烧,就用来剪断脐带了,婴孩有受到感染的危险。有两个男婴,在出生后不久,惊风死

去，另一个男孩，长到6岁多，突然生急病，也去了。在这个孩子之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和女儿，现在生活在许昌。

这该是怎样一个命运的孩子啊？李姓夫妇悲喜交加地望着这个闭着眼睛啼哭的婴儿，暗自揣想。他们是喜悦的，这是个能传宗接代的男孩儿，但屡受打击心有余悸的他们，脆弱而恐惧，不免有隐隐的忧虑。怎么办呢？除了虔诚地反反复复祷告外，还能做什么呢？那不可知的命运范畴内的事情，给人折磨和痛苦，但除了默默承受，坚忍地继续活下去外，还能怎样呢？也许，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这个孩子自己命硬，能挺过那几个孩子未能过的这一关，能挺过以后漫长人生中的每一关。惴惴了几天后，母亲发现这个孩子小脸憋得通红，时而抽搐几下，惊风！她的心开始在巨大的疼痛中浮浮沉沉，涌上来一阵阵漫无边际的委屈和无助无解的愤怒，她痛哭失声，哗哗的泪水一行行地滴落在怀里孩子的脸上，她惊恐地听着孩子的气息越来越弱。闻讯而来的拾粪老头，默默地将篮子放在了他家门口，等着孩子断气后，就带到城外的乱坟岗埋掉。时间是残酷的。在一分一秒无力于命运的煎熬中，沉抑的父亲突然起身，他不愿也不能再听凭下去！他抱起孩子冲到院中，向邻居们借了30元钱，一路小跑到医院，医生给打了一针青霉素（当时青霉素都是进口的，所以很贵）。结果，保住了这个孩子的性命。

这个孩子就是李佩甫。25年后，他成了一个作家。38年后，他写了一个作品《村魂》，在这部作品的“王小丢”部分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那年冬天，下雪的时候，王小丢的儿死了。他就这么一个娃，老娇。但

还是得病死了，紧病。女人在家里哭，他用谷草裹着去埋。儿八岁了，白日里好好的，说死就死了，那心里的悲痛是无法诉说的。天上飘着雪花，王小丢抱着死孩子在村街里孤零零走着，顺墙走，缩缩的，他怕撞见人。……

王小丢也笑了，眼里泪花花的。^①

我想，孝顺的李佩甫，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一定含泪遥想了同样经历的父母，以及他们那时节同样无法诉说的悲痛。借由回望，他感知到了人行走一世，那“活”里蕴含的百般滋味。

李佩甫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就在他降生的时刻，这个世界与他的关联就在这个时间点上构成了。这堆草木灰，这把剪刀，那支青霉素针，这个家庭，这个大杂院，这个家庭的亲朋，这个大杂院的邻居们，就都来到了他的生命中。后来，这个城市的街道、学校、人群，以及乡下的田野、村民，也逐渐融入了他的生命。命运就是这样，不知道降生前的基因形成，不知道人生路途上会有哪些遭逢，但不断的遭逢像股股细流在草丛下不起眼地暗淌，终会在某个时刻汇流成有明确方向的河道，发出阵阵清晰的回响。

死里逃生的李佩甫，成了这个院的“娇宝蛋”。在父母特别的偏爱中，他开始了自己的童年生活。父亲老家在许昌县苏桥镇丈地村，小时候父母双亡，很早就来许昌当学徒了，因此，佩甫家跟父系这一脉的联系就少些。母亲的老家在许昌县苏桥镇的蒋马村，那时姥姥姥爷还健在，就有好多农村亲戚与他家来往频繁，因此，佩甫母系家族的联系多些。佩甫靠一管青霉素躲过了初生时的大劫，但父母仍心有余悸，害怕再发生什么闪失，于是，十分虔敬地遵从了许多民间说法，以增加确保

他平安无虞的可能。当然，他们在内心也倾向于信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说法，将家族希望寄托在这个“贵子”身上。他们给佩甫的左耳扎了耳洞，戴了耳坠，取意“坠住”、不被带跑之说，还给他脑袋后面留了一根细细长长的小辫子，意为“留住”。（专门在男孩子的后脑勺处留一撮头发，其他部分的头发可以常剪，这一撮不许剪，一直要到12岁生日才剪掉。民间的说法是这样可以保命，孩子过了7岁、11岁两道坎儿，就可以没病没灾地成人了。后来，佩甫逐渐长大，因这辫子被同学笑话为“猪尾巴”，他觉得难堪、丢脸，就自作主张，自己偷偷剪掉了。）同时，他还认了好几个干亲（在民间，干亲是为孩子免除灾祸、求吉祥的主要方式）。就像《金屋》中那个“一条小命儿是两个小命儿换来的”独根，父母就按照“阴阳先生”说的“破法儿”，将他拴在榆树上一个月。那么，他的名字叫什么好呢？父母觉得不能草率，郑重地专门花钱请了一个先生，这先生给起的名字是：李佩甫。佩甫，这是不是注定的一种精神暗合？杜甫，这个河南巩义的唐代诗圣，其诗魂早就成为沉淀在这片中原大地的精神元素，时不时被后世来者感知和回应。李佩甫，这个名字像是上天的启示，注定了他命运的流向所在，也暗合了他精神气质的某些特质。冥冥中，他跟这块土地历史沉淀中的精神气韵联系起来。

就这样，父母自幼就给了他格外而叠加的宠爱，也从那一刻起，他就注定有了叠加的负荷，连同他的名字所示的那样，他此生必要担负。而佩甫，在成为作家后，一直在自觉自愿地担责：担责家庭，担责家乡，担责社会拷问。卸不掉了，这“背负土地”的艰苦行走。

佩甫对世界的最早认识，是从这个大杂院开始的。那时候，院里人

的生活也挺艰难，居住得非常简陋。佩甫家当时是两间草房，后来孩子渐渐大了，才在后面搭了一小间油毛毡房。自家和邻居们的生活，让佩甫真切体会了穷人的生计艰难，对“穷”的体恤和认识就成了他作品的底色；这个许昌市的大杂院，就成了他观察世界、认识社会人生的基点和视角。

那时候，大杂院的人们整天忙忙碌碌，有拉煤卖炭的，有挑担剃头的，也有像佩甫父亲那样，在工厂上班的。佩甫父亲在许昌鞋厂上班，这个鞋厂是新中国成立前几个小作坊合并起来的，生产的春芽牌黑色方口布鞋，在中原的乡村和城镇曾经很畅销。每月工资40多元钱，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销。于是，佩甫的母亲就在街道上干活贴补家用。母亲是个特别能干、特别热心、特别要强的女性，尽管是小脚，但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她主意正，决定的事情不容商量。她干过的活儿很多，有时像男人一样在街道上粉墙、刷标语，有时用草织铺床用的箔，她还能做些技术活，比如修锁配钥匙。对于这些，佩甫印象深刻。他在1992年的《钢婚》中这样写：

那时候，倪桂枝已到街道上织草苫子了。……那是些满脸风尘的日子，无论冬夏，倪桂枝都两手不停地把缠满粗麻绳的破头在谷草上绕来绕去。冬天里两手冻疮，夏天里一脸汗污。^②

倪桂枝的这个细节，也许就是佩甫对记忆中母亲样子的回想。有时，母亲在深夜的煤油灯下，一个晚上不睡觉，在缝纫机上缝鞋垫。那鞋垫天亮被父亲拿到厂里卖，一分钱一个，母亲一晚上能缝一千多个。



2007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

母亲在家务活方面过于能干了，比如做烙馍，她一个人擀四个人烙，四个人都跟不上。有这样的母亲，佩甫这个被娇宠的男孩子，家里虽穷，但几乎没挨过什么屈，受过什么累。当然，他因此在日常生活上能力就弱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个常理，无论城乡，大都如此。大杂院的孩子们，在父母忙碌挣钱的时候，也充分发挥他们的机灵劲儿，及早锻炼出生存的能力与智慧。有时候，孩子们在地上仔细寻找散落的瓜子，

将它们一颗颗收集起来，拿回家用盐腌上，晾干后再炒炒，控制着胃里被那熟香味诱出的馋虫，到街上叫卖；有时候，他们会乘人不备偷些煤核卖；有时候，他们在家里烧热水，盛到铁桶里，用扁担或粗点的棍子抬着，再拿一个脸盆和毛巾，到许昌火车站的广场上去卖水，让那些疲惫不堪的旅客洗洗脸。这些事，佩甫却从来没干过。母亲在家务营生方面是索性包揽的，她嫌别人不中用，也舍不得放手让这个得来不易的娇子做这些。佩甫没做过院里其他小孩们的营生计划，但上学后，佩甫奉献社会的激情却鼓胀着，他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业，曾经连续两三年帮派出所市场上抓小偷。而给他指点线索的派出所的卧底，竟然是市场上其貌不扬的一个老太太，还会抽烟！他感到说不清的意外和兴奋。他还帮政府部门进行许昌市租房户的信息普查。小时候的佩甫，不爱跟众人哄跑着玩，不喜也不善家务琐事，喜欢跑到社会天地中锻炼。他幸运地享受着这个家庭给他独辟的不一样的特权和自由，却也在不自觉中，潜养了自身与这院子异样的志趣与性格。

大杂院里住的都是些粗人，性格爽直，常常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记忆中，佩甫常是在骂声中醒来，又在骂声中睡去的。比如对面的一家，家庭出身不好，打骂天天不断。他在《钢婚》中写的王保柱倪桂枝这对工人夫妻，就有这对邻居的一些影子。倪桂枝在槐树街是辣出了名的，王保柱在槐树街是打出了名的。两口子因感情好结婚，但性格火爆打架不断，那个场面佩甫写得很生动：

倪桂枝钢牙铁骨，不依不饶。王保柱一米八的个头，浑身是力。按说，女人是斗不过男人的。可是倪桂枝打起来不要命，死不低头。打倒了，她